

一定要听医生的指教，注意调养保重。明人吕坤有几句话有些道理，现送给你：“以寡欲为四物，以食淡为二陈，以清心少事为四君子。无价之药，不名之医，取诸身而已。”

人间自有真情在，人与动物最大区别是“自觉之情”。“官”的最好衡量尺子

是：看他对己严格自律，对老百姓“有真情，重深情”。我愿人间洒满真情！愿官员们像吴官正同志一样对百姓做到一枝一叶总关情！当前党中央正在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整顿作风，吴官正同志的《闲来笔谭》拿来读读是有益的。

弹指一挥六十年

○谭浩强（1958 自控）

2013 年是我们入学 60 周年纪念，校庆日，原电机系工业企业电气化专业 1958 届 1 班（简称企 81）同学从全国各地回到母校欢聚一堂。当年的同学中，有 20% 多离开了人世，不能再回到可爱的清华园了，有些身患重病无法行动，其他的同学也已早过古稀，接近八旬耄耋之年了。回到清华园，共同回忆 60 年前那段难忘的经历以及数十载的奋斗历程，感慨万千，心情难以平静。

我是当年企 81 班的团支部书记，在这次活动前，系统地回顾了当年的经历，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大家共同回顾交流，感到十分亲切。

进入清华园

1952 年，我从上海市上海中学理科毕业，和同学们一起复习功课，报考大学。我们的物理老师是 30 年代的清华毕业生，经常在课堂上宣传清华，因此我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

正在准备考试之时，上海团市委找我



谭浩强学长

谈话，说当时上海各中学的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市委决定在应届高中毕业的青年团干部中选留一些分配到全市各中学，担任政治辅导员，说组织上看中了我（我是上海解放后第一批入团的团员，毕业时担任上海中学团市委常委、学习部长），希望我放弃考大学，到中学工作。当时我的思想很单纯，没有二话，也没和家长商量，当场表示同意。我被分配到上海复旦中学，担任专职政治辅导员，同时给初中学生上“时事与政治”课。

一年后的 1953 年，我国开始了第一

□ 我与清华

个五年计划，需要大批建设人才。全国高校进行了大规模院系调整，最大限度地扩大了招生名额。1953年当年的高中毕业生全部升入大学，大学的名额还有富裕，中央决定吸收社会上部分优秀工农青年和在职干部进入大学。领导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意去参加高考。这时离高考只有3周了，3周要复习5门课，显然难度很大。但我太渴望成为祖国建设大军的一员，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好在学习基础比较好，在发榜时我竟然在《解放日报》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这成为我一生的重要转折点。

清华大学派人来上海组织新生北上，他们从档案中发现我是共产党员，当过干部，找到我，要我参加新生的组织工作。当年上海一地考取清华的有400多人，任命我为新生的总领队。学校与铁路局联系，包了一列全部坐席的火车（除了清华以外还有别的学校的新生）。这列火车真是“特别慢车”，在南京用轮渡过长江足足花了七八个小时。到了济南，通知要换车，全体人员扛着行李，折腾半天，换到另一列火车上。好不容易到了天津，又不开了，要等几个小时，大家下车，到附近的解放桥玩，还挺高兴的。最后到达北京前门车站，足足花了三天三夜。我们都是第一次出远门，一路饱览祖国美丽河山，过长江越黄河，跨越五省市，感到很兴奋。

当接我们新生的卡车进入清华园时，车上响起一阵热烈欢呼声，我们的“清华梦”实现了！

沐浴清华阳光

我们是被录取入清华大学动力类专业的，由于向往“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

全国电气化”的前景，我们选择了工业企业电气化专业，被编入企81班。

清华大学当时的口号是“又红又专，全面发展”。一入学就感受到了清华的精神和作风，整个学校热气腾腾，人人朝气蓬勃。开学典礼聆听蒋校长的谆谆教导，马约翰教授给我们讲健身之道，苏联专家做“怎样学习”的报告，使我们信心倍增。

清华大学是一个大熔炉，所有人都受到熏陶感染。当时上课要跑教室，上一节课在新水利馆三楼，下一节课可能在化学馆二楼，我们下课后无论男生或女生都一路小跑到化学馆，无一迟到。一到下午四点半，教室和宿舍突然空无一人，全体学生都自觉跑到西大操场，场面甚为壮观。晚饭后同学们背上书包奔向图书馆，一个晚上三个小时，图书馆鸦雀无声。这就是清华的风气。

我们的老师是：数学迟宗陶（陈水莲辅导），物理何成钧（何玉琪辅导），理论力学钟一镠（江丕权辅导），化学周昕（余文华辅导），政治课冯思孝（杨德溥辅导）、画法几何金国藩（王叶滔辅导），俄文徐文启、电工基础萧达川（董新保辅导），材料力学吴明德（戴福隆辅导），电子学童诗白，电工量计唐统一，电机学艾维超。系主任章名涛，专业教研室主任钟士模。一年级班主任是陈水莲、二年级班主任是董新保。这些老师教学严谨规范，板书工整，思路清晰，责任心强，堂上讲课，课后答疑，深入学生，没有架子，言传身教，为人师表。

蒋南翔校长富有创造性的教育思想，给我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提出“团结百分之百”的口号，要求搞好“两个集体”

(班集体、课外文体活动集体)；建立三支代表队(以政治辅导员为代表的政治代表队、科学代表队和文体代表队)；开展“先进集体”活动，以先进带动一般；提倡“两个肩膀挑担子”，并在清华首创“政治辅导员”制度，为日后我国的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蒋校长的教育思想高瞻远瞩，着眼于人的培养，充满了辩证法。

愉快的学生生活

当时，全班只有我一名共产党员，被指定为团支部书记。团支部宣传委员葛长华，组织委员沈正谊，班长魏洪波(后来是王如恩)，总干事姚林钟(后来是胡宗藻)。文娱干事卓韵裳，体育干事陈志怡，数学课代表是汤丙午。联系我们班的辅导员是发5班的杨吟梅。

大一时，男生住诚斋，女生住立斋。我的宿舍是诚斋一楼112室，厕所对面，8个人一室，4张双人床上下铺，住着8个快乐的小伙子。我记得其中有沈熊、应纯同、陈志怡、余振醒、刘少强、王正中、王如恩等。沈熊在房间门口贴了一幅风景画，上面有“红色工程师之家”几个大字，代表了大家当时的心情。

来自上海的应纯同，年纪最小，还不满17岁，人又聪明活跃，被大家称为“上海小阿飞”，简称“小阿飞”，此尊称一直保留几十年。余振醒是全班年龄最大的，当时已24岁，入学前已参加了几年工作，老成稳重，待人诚恳。

一到晚上熄灯后十几分

钟是一天中最活跃的时刻，大家唧唧喳喳说个不停，开玩笑的、说俏皮话的，欢乐的笑声不断。外号“老甲鱼”的余振醒睡觉爱打呼噜，睡在下面的“小阿飞”提出一个办法：在“老甲鱼”的脚上拴一根绳子，当呼噜声一响，马上拉动绳子。一“老”一“小”有来有往，甚是有趣。

应纯同和王正中是从上海来的一对好朋友，王正中脑袋很活络，对什么都有兴趣，尤擅长写朗诵诗，崇拜普希金，他还是校摩托车队和游泳队队员。在王正中影响下，沈熊写出了平生唯一的一首“诗”，受到好评。沈熊是当年的“文艺青年”，有艺术天赋，兴趣广泛。大一时，他沉醉于小说《牛虻》之中，常常自言自语地说：“无论活着还是死去，我都是一只快乐的大苍蝇”。大家很奇怪：你当什么都行！为什么要当大苍蝇啊？原来这是《牛虻》中的一句话，牛虻就是大苍蝇。

来自四川的小姑娘卓韵裳，担任班文娱干事，不会讲普通话，常常在下课时见她站起来，用标准的四川口音不紧不慢地通知企81同学“下午四点到化学馆201



活泼、快乐的学生生活

□ 我与清华

去跳舞！”许多人当年都学会了用四川话讲这句话，并且一提到卓韵裳就想到这句话。汤丙午是班上很有个性的人物，他酷爱文艺，常背诵马雅科夫斯基的诗句，在床头有一个海绵大耳机和收音机，在熄灯后经常用大耳机听《天鹅湖》。后来他工作很出色，当了国家开发银行总工程师，成了金融高管，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先进集体在成长

在清华开展的“先进集体”活动，推动了全校争创先进的热潮。企81班是一个朝气蓬勃的集体，大家很关心国家的发展，很重视政治思想的提高，形成了良好的班风。虽然来自五湖四海，经历不同，习惯不同，但是大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应纯同聪明，学习好，常常主动帮助别人复习。每逢考试时，当学习有些困难的同学进入考场口试时，考场外面总有人在外面关切地等候。有同学要求入团，团支部会安排团员与他经常联系，深入谈心，帮助他提高。企81形成了互相谈心的好风气。

我们还联系到“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同志，请他来校与企81团支部座谈。当时我们也不懂得什么“规矩”，没有通过系和学校。吴运铎同志很热情，一听是和清华大学的共青团员座谈，立即同意了。座谈那天，他自己坐公共汽车来，没有秘书。我们全体团员在校门口迎接他。座谈就在工字厅前的草坪上，席地而谈。吴运铎同志在座谈后应同学请求，挥笔为企81题词：

“一个真正的人，对困难的回答是战斗，对战斗的回答是胜利，对胜利的回答是永远谦虚谨慎！”

吴运铎同志还在我的纪念册上留下了刚劲的笔迹：“寻找困难 顽强战斗 谭浩强同学互勉 吴运铎”。这本纪念册，至今仍珍藏着。

在一个集体中，每一个人的进步都是对集体的推动，而整个集体的进步又有力地促进了每个人更快的进步。1954年12月中，企81班葛长华和卓韵裳被吸收入党，这是企81班入学后发展的第一批共产党员。他们在入学后一年多的时间内，迅速成长为共产党员，对全班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之后，魏洪波、沈正谊、沈熊、王儒评、应纯同等也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入学一年多后，企81被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表彰为全校8个先进集体之一，这是清华大学继1954年表彰第一批先进集体（测专42）之后的全校第二批校级先进集体。学校专门在图书馆大厅内制作了很醒目的光荣榜，企81榜上有名。

清华的生活对我们每个人都是难忘的经历，给我的一生打下坚实的基础。乔临同学毕业后分配到二机部九院工作，参加了原子弹工程，做出了重要贡献，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我的情况

1955年下半年，我被调到电机系团总支工作，不再担任企81团支书，由葛长华接任。1956年春，我被选为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直到1959年春），并担任北京市学联副主席，全国学联执行委员。1956年上半年，举行全国普选，我和企81的同学们一起在体育馆前参加投票，我被清华大学选区选为海淀区人民代表。1958年被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1957年

2月，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我们全国学联代表。

1956年夏，我调入新成立的自动控制系学习。

我毕业后留校担任校团委副书记，“文革”一开始即被打倒，成为“蒋南翔黑帮”，受到残酷斗争。1967年在“干部亮相”中因公开反对蒯大富的倒行逆施，被打成“反革命”。1970年下放江西鲤鱼洲劳动，1972年回到北京。1972年“解放”后，被刘冰同志派到清华大学绵阳分校任党常委、政工组长，1975年底回清华，筹建计算中心，担任清华大学计算中心首任支部书记。

1978年我44岁，开始自学计算机，以主要精力从事计算机普及工作，并开创了对大学非计算机专业计算机教育的研究，担任全国高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会会

长。在中央电视台向全国讲授过BASIC，FORTRAN，COBOL，PASCAL，QBASIC，C，Visual Basic等7种计算机语言。编著了许多计算机教材，累计发行6000多万册，其中《BASIC语言》和《C程序设计》的发行量都超过1200万册，创造了世界纪录，被评为“有突出贡献专家”。

其实我的业务水平并不比别人高，我只是做了别人没有做或不屑做的事而已。许多人说我是“计算机领域中的平民作家”。近年来，我以自己成长的经历，以“怎样走向成功之路”为题向大学生讲怎样做人怎样做事，应邀到全国各地大学做了近300场报告，听众超过20万人，反响强烈，可以说，我现在还在坚持“双肩挑”。

在纪念入学60周年之际，回顾当年，感触良多，时代变迁，友情难忘。让我们珍惜过去，面向未来。

五十年的筑梦情怀

○李景星（1962 土建）

1957年，我从沈阳考入红色工程师摇篮——水木清华土建系。1963年，怀着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青春理想，离开了清华，至今整整五十年，也是我与同学范令惠结为夫妻同舟共济金婚之年。我时常心潮澎湃，久久难以平静，油然而忆起走过的五十年岁月。

参加建造“全球最大”的水泥船——古田号

1963年毕业，我被分配在建工部建

筑材料科学研究所水泥所混凝土室。1970年10月，中央科研单位“拆庙搬神”下放到江西省九江市建材工业部水泥船试验厂工作。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同志对发展我国水利运输采用“水泥造船”——代钢代木的指示下达后，全国兴起了大造水泥船的高潮。用水泥造船对于当时的造船业是一个新课题，于是当时主管水运的交通部常务副部长马耀骥同志就向国家建委建材组请求支持技术人员。于是，在1972年初“批林批孔”的时代，我被抽调到交通部水工局参加“水泥造船”工作。